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
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1]

文 | 曾金燕

譯 | 劉懷昭、曾金燕

-
1. 此文節選翻譯自 Zeng, J. (2014)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Xiaoming Ai'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 (1), pp. 41–52. 關於艾曉明教授此次抗議更詳盡的研究，請參考作者的博士論文。

緣起

據不完全统计，2013年1至8月的短短數月間，僅出現在中國網絡及平面媒體上的兒童性侵案就超過100宗。^[2] 案中的施害者多為教師、校長和政府官員。這些案例反映了中國現行法律在防範兒童性侵方面的不足。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及360條在認定兒童是否擁有性交知情同意權方面互相矛盾。《刑法》第236條其中規定「姦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意味着10年以上的刑期。第360條條款之一規定「嫖宿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第360條條款於1997年引入刑法，此文完成後，2015年在社會壓力下廢除，自此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性交，全部以強姦罪論處。其次，由於現實中存在全國性的執法不力的情況，對兒童知情權的模糊解讀致使性侵者往往不能被繩之於法。不少涉案者由於呈堂證據不足，或提供證據證明是「有償」（給予糖果、禮物、微薄金錢等）性交易而輕易脫罪。^[3] 第三，在一些裁定受害者知情同意的案例中，這些受害者被當做「雛妓」處理，這一標籤令受害者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並背上沉重的心理負擔，因社會歧視而進一步邊緣化。這些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令男性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另一方面也令未成年者性侵問題遭到漠視。^[4] 人們對「採陰補陽」的迷信，尤其是對年輕處女的偏好，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在一個資本主義

2. 特別感謝某NGO分享調查數據（應要求匿名）。

3. 請參考（車浩，2010）。

4. 曾金燕，聯合採訪艾曉明教授、宋素風副教授、范坡坡導演，錄音，中國廣州，2013年10月19日。

色彩濃厚、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消費是有錢有勢的表現。法治的不健全、性別歧視的存在，模糊了性消費與性剝削之間的邊界，給兩者之間提供了一道灰色地帶。政府在兒童保護上的缺位也進一步導致兒童性侵問題日漸普遍。

自2013年5月開始，以葉海燕「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抗議為開端，針對兒童性侵問題的草根維權行動一波接一波地湧現，如各種「開房找我」的抗議、肖美麗從北京到廣州的徒步行動，引起大眾媒體的持續關注。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當局者對媒體報道的維權事件反應遲鈍，甚至往往無從察覺。」^[5]而如今，社會上的群體性表達愈演愈烈，對社會不公和網絡言論審查的反抗觸動了當局的神經。從立案、審理到定罪，媒體的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案件的走向。在公眾壓力下，2013年9月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以及全國婦聯聯合發佈了《關於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見》，要求學校採取切實措施並對學生進行相關教育。2013年10月23日，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發佈《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該指導意見將立法、司法和執法混為一談，不僅措詞欠嚴謹，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件，而且沒有提供具體實施操作的指引。

為避開政府的全方位管控及嚴格的言論審查，反兒童性侵、提倡婦女權益的草根維權人士愈來愈依賴網絡及其他富有創意的方式開展活動。^[6]本文研究的個案中，由於無法進行合法的有

5. 引自 (Koopmans, 2004)。

6. 關於中國政府對社會和網絡的管控，請參考 (Kang & Han, 2008; King, Pan, & Roberts, 2013; Qiu, 1999; Wu & Chan, 2012; Yang, 2011)。

組織活動，維權人士們只能以自己的身體和情感表達為主要抗議途徑。^[7] 新出現的網絡傳播技術讓他們得以借助博客、微博、BBS 及移動設備來進行傳播、協作及發動社會運動。

本文為進行網絡觀察選取了三個社交媒體平台：在內地受到封鎖、須要通過代理服務器或翻牆工具才能登錄的推特（Twitter）；內地公眾社交平台新浪微博（Weibo）及以公共言論社區為基礎的BBS「凱迪社區」。作者採用網絡民族誌的方法，觀察兒童性侵引起的相關抗議活動，選取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這一事作為分析樣本。^[8] 作者在觀察事件發生過程中，也積極地參與了抗議信息的生產、傳播和網絡辯論。作者的網絡考察主要限於2013年5至8月期間，通過分析網絡關鍵詞、維權行動的參與者及活躍的社交媒體成員，追蹤網民的線上互動言論，翻看網民的網絡生命史以大致區分網民和表達的類型。作者對相關圖片和文字進行分析解讀，並在事件觀察期間就浮現的問題，對參與互動的網民有針對性地做正式和非正式的訪談。

社會學家楊國斌對網絡事件進行了社會運動理論脈絡裏的文化分析。他認為，「網絡事件的發生，是一個情感動員的過程」。^[9] 本文要揭示的是，網絡資訊如何與抗議者的情緒、身分判別互相交織，並嵌入到抗議行動中去。本文作者通過對個案的研究，指出網民在情感互動的過程中吸收資訊；為潛在的線上及線下的群體活動建立起社會關係；對政府的施壓產生出更強烈的反

7. 請參考（Jasper, 1998, 2011; Piven & Cloward, 1979; Yang, 2000; 楊國斌, 2009）。

8. 關於網絡民族誌及網絡研究方法，請參考（Hine, 2000, 2013）。

9. 引用自（楊國斌, 2009）。

表 1.1 網民的類型

中國社交媒體上網民的類型	立場/觀點
匿名五毛（政府僱傭的評論員）	政府當局
和政府有密切關聯的大V	政府支持的意見領袖
水軍（利益相關方僱傭的評論員）	利益相關方
其他網民（認證的、實名登記的、匿名的）包括自願為政府說話的網民（俗稱「自甘五」）	公眾

彈；在抗議的行動中重新創建自己的身分判別。這一完整的互動體系加速催生了維權活動，並使得社會對之的反應更加多元化。

據粗略估計，中國內地每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18萬宗。^[10] 這些事件大多被消聲、被邊緣化或被當局刑事問罪。本文探討的草根女權行動是更為寬泛的公眾維權話語的一部分，此類公共話語對政府決策發揮了影響力。要聲明的一點是，本文研究的抗議事件焦點是性別或文化之爭，而非政治反抗。採取的研究框架是中國社會運動中的情感政治。發動一場抗爭無益於激起並維持一場情感的表達、確認及傳遞，並因此而推進群體行動的升級。

何謂「互動性」

「互動性」（interactivity）或「相互作用」（interaction）通常「指『行動』，在社會科學裏，活躍的人是預設的主體（行動實

10. 數字來源於（孫立平，2011）。

施者），有意識地基於客體或另一主體（行動接受者）採取行動」。^[11] 為了強調人與機器之間愈見模糊的邊界，德國媒體學者 Uwe Seifert 使用「互動性」而不是「相互作用」這個詞。在實踐中，互動性的兩面是互為授受的。一個抗爭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會在網絡世界迅速發酵。通過互動機器及網絡系統，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速度加快，範圍拓寬，交叉點複雜多元化。

情感動員

在批判社會運動政治機會框架的理論中，道德形象、認知層面的理解和情感——在社會運動之前就存在、在社會運動發生時轉移變化——被認為是社會運動的文化因素。^[12] 社會互動，包括社會運動的動態，由情感和日常對話構成。^[13] 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出現形式可能是現場隨即觸發的，但情感傳遞的信息卻往往是理性的，並且「伴隨着所有的社會行動，揭示了行動的動機和目標」。^[14] 楊國斌在研究中國的網絡事件中發現，社會事件的在線表達往往形成了道德震驚，從情感上動員公眾，很可能將既成社會事件轉變成一個「網絡事件」。^[15] 楊國斌討論了不同社會事件在中國網民中激發相同情感的情況，但並沒有進一步解釋為

11. 引用自 (Bunge, 1999; Seifert, 2008)。

12. 請參考 (Goodwin & Jasper, 1999; Goodwin, Jasper, & Polletta, 2004; Jasper, 1998, 2006, 2011)。

13. 請參考 (Tilly, 1998; 楊國斌, 2009)。

14. 請參考 (Jasper, 1998)。

15. 請參考 (楊國斌, 2009)。

什麼有些事件轉變為網絡事件但有些沒有。應當將抗議參與者情感表達客體——抗議事件的歷史背景及現實生活中政治、文化和社會情況納入考慮。^[16] 蓋恩斯 (Gaines) 研究了銀幕觀眾對電影內容的反應，認為最終導致觀眾「想做點什麼」的不是銀幕上播放的內容，而是觀眾現實處境引發的共情。^[17]

艾曉明教授裸胸拍照抗議

在反對校長、老師和官員性侵兒童的諸多草根抗議行動中，一位名叫葉海燕的女權活躍分子被拘留。^[18] 葉海燕大膽地在海南萬寧舉牌抗議當地校長及政府官員性侵六名六年級小學生。抗議行動的次日，葉海燕在其常住地廣西博白被拘留。葉海燕被拘留第二天，艾曉明教授裸胸拍照抗議，乳房上寫着「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右手舉起一把鋒利的剪刀，放在胸前，象徵着要「閹割」性侵者。她在後來接受採訪時反覆提及這一點。「這把

16. 請參考 (Tilly, 1998)。

17. 請參考 (Gaines, 1999)。

18. 2013年5月27日，性工作權益倡導者、女權活躍分子葉海燕發起了一場通過舉起抗議口號「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拍照的運動，以反對海南省萬寧後郎小學校長陳在鵬及萬寧市市房管局職員馮小松對六名小學六年級學生的性侵。成千上萬的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葉海燕的抗議照片和網民自拍的抗議照片。這場抗議的目標同時指向未能保護兒童免於性侵的官方，如政府下屬非政府組織全國婦聯、中央和地方政府、警察系統和司法系統。葉海燕隨後回到位於廣西博白的住所——同時也是她倡導女權和性工作權益的工作室。5月30日，11人衝到葉海燕家，對其暴力攻擊。葉海燕使用菜刀保護自己，將攻擊者趕到門外。當地警方因此拘留她13天。葉海燕被釋放後，當地不明身分者聚集在其住所下，驅趕葉海燕全家離開博白。葉海燕搬家到廣東省廣州市，隨即又被當地警方暴力驅逐，因此她全家搬回武漢老家。眾多網友趕往博白、廣州聲援葉海燕，將她的經歷全程在網上播報，引發公共議論及大眾媒體播報。全過程請參考紀錄片 (王男狀, 2016)。

圖1.1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



剪刀，應該是我們保護兒童的制度；它鋒利尖銳，嚴懲來犯者。它也應該是我們要創造的新的社會文化，對強姦、性騷擾和性侵犯，絕不容忍。它應該是我們明確告知兒童的信息，讓每個女孩知道，怎麼對待施暴者。」^[19] 2013年5月31日，艾曉明將這張照片發佈在她被封鎖的個人博客上，推特賬戶同時更新博客內容。

以自畫像為抗議形式的互動

艾曉明相信，「了解我也沒有人會覺得我去拍裸照，可

19. 引用自（艾曉明，2013）。

能很多人都不會覺得說我會去拍裸照」。^[20] 早在2010年和2011年對藝術家和維權人士艾未未進行訪談時，她就曾被勸說參與拍裸照，但她猶豫道：

我作為《陰道獨白》中文首演的導演，我對身體政治的理念很清楚，裸不算個什麼。但另一方面，我得要面對公眾，去解釋為什麼要裸？怎麼裸。這我還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想清楚。

艾曉明對司空見慣的兒童性侵感到憤怒，社會上的相關討論並不充分，能見度低。而當有公民和女權團體站出來為受害兒童撐腰時，政府又立即對他們施壓。地方政府對採訪報道相關案件的記者也採取壓制的態度，限制律師為受害人提供代理，而受害人的家庭逼於壓力也往往畏首畏尾，不敢聲張案情，主張自己的權利。極端（十分）「憤怒」這個字眼在艾曉明的博客、推特、各種網站及訪談中頻繁出現。這一憤怒之情終於在她那令人跌鏡的裸胸抗議行動中爆發出來。

在萬寧小學生遭校長及政府官員性侵犯一事上，艾曉明對相關的抗議行動做了如下分析，並從她的角度對警察的執法提出了看法：

廣州「新媒體女性」網絡和「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先是有一封公開聯名信，「徵集千人簽名，問責萬寧警方」。聯名信反響有限，媒體的報道也有限，「中國這種禽獸不如的事情非常多，針對兒童的獸行也很多，女權發出的這個聲音太弱了。沒人聽你的。誰聽你的啊，一封信有什麼用啊？」^[21]

20. 引用自（網易女人，2013；艾曉明，2013）。

21. 引用自（許曉，2013）。

艾曉明決心要讓公眾及警方都能夠聽到、並聽懂女權主義者的聲音。身為一名退休教授，她平時把大量時間都花在照顧年老父親上，根本不具備足以對當局構成威脅的社會、組織資源或財力。儘管如此，艾曉明還是不時受到當局的軟禁及其他行動和言論限制。^[22] 媒體報道缺失、律師不能為受害人提供辯護、葉海燕受到拘押，這一切都說明，以往試圖吸引各界關心相關話題的種種努力都沒能奏效。在這種情況下，她的身體就首當其衝地成為她的社交介質。在網絡空間，她創立了一個顛覆自我的新形象。

新媒體技術「令思維的運作極端化和具體化了」。^[23] 在傅柯闡釋的全景監獄中，對一個人持續進行監控會導致這個人的社會行為發生變化。^[24] 這一無形的全景監獄迫使艾曉明相應地對自己的行動作出了調整，以面對當局無處不在的監控及網民無所不在的凝視。她內心深知某種社會期待，對一名女教授的社會期待。第一次以半裸的抗議姿態出鏡，她需要在原來的自我與照片所刻畫的自我之間進行某種磋商。她告訴同時身為她女性朋友、也有維權經歷的攝影者——也就是本文作者——「如果不是你……哪怕是胡杰……我可能都不會拍（裸照）了。」^[25]

22. 這些政治性的限制和相關單位的自我審查包括：2009年起禁止出國旅行，禁止給本科生授課，禁止在全國高校、校外做放映、開講座，偶爾的軟禁，長期一天24小時的監視。2009至2013年期間，艾曉明的名字不被允許出現在大眾傳媒上。

23. 引用自(Manovich, 2001, p. 61)。

24. 請參考(Foucault, 1979b)。全景式監獄又名圓形監獄，由英國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和設計。建築外圍為圓形相互隔離的囚室組成，中央設置高塔作為監控設施。中央控制塔對囚室的動態瞭如指掌，但囚室的人無法了解自己是否正在被中央控制塔的監視者監視，也無法看到監視塔內的情況。此建築原理可運用於醫院、學校、監獄等設施。傅柯將其發展成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的監視形成自我規訓理念的隱喻。

25. 獨立導演胡杰，男，是艾曉明早期紀錄片創作中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一個抗議的舉止將一張靜止的照片轉化為行動。照片不僅記錄了她本人的形象，還代表着她對事件的解讀、分析或質疑。它展示出她與此社會事件之間的關聯，以及她對公眾採取行動的勸說。

在她的裸胸照片出現在社交媒體上後，艾曉明檢查了社交媒體上公眾對她身體政治的反應。發佈這張照片三天後，艾曉明又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來進一步推進對話，以迎戰拍裸胸照而招致的文化偏見與騷擾，並澄清她在照片中舉着一把剪刀是為了彰顯女性的力量，而不是為了煽情，更動員讀者們站出來聲援性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在公開信中，艾曉明指出：

我讓照片凝定在這個瞬間，讓它和向隅而泣的家長、和那些茫然不知所從或者被羞辱感壓得抬不起頭的女孩們站在一起，銘刻一個時代的羞辱、罪惡以及路見不平必須要有的態度。^[26]

機器與技術的運用加速了她維權互動的過程。數碼相機和電腦為她提供了即時的反饋，如同提供了考察自己對自身及社會預期的一面鏡子，令她可以不斷修訂自己的肖像及後期運作。她可以轉瞬之間就和網民取得聯繫、得到反饋和反響，而這一切又反過來催化了新一輪行動的誕生。

公眾動員中的情感互動

艾曉明的行動激發並帶動了各種情緒。這些情緒包括：

- 對一位母親挺身而出保護婦孺的敬佩之情；

26. 引用自（艾曉明，2013a）。

- 對性侵者及對政府不作為、打壓而產生的憤怒；
- 對受害人及弱勢群體的同情；
- 對一名女教授裸胸行為的反感；
- 在網上瀏覽到性侵案卻束手無策的羞辱感；
- 廣大無權者的團結；
- 對一名年長的女教授富有創意的抗議行為的驚訝。

透過社交網絡，網民就艾曉明的行為及其他人對此的反應展開論戰，或曰「抗爭性交流」（contentious conversation），而論戰所反映的正是一場社會運動的實質，也是情緒互動以致達成認同的過程。^[27] 在論戰過程中，至少一方參與者的長期行為會發生變化。而照片的觀看者發表意見時，他們成為自己所在社會關係網絡裏的評論員。無論是在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上，還是在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中，每一位參與互動的觀眾都成為資訊的共同製作者，包括內容到形式。

1. 凱迪社區：兩極化的言論與情緒

在 BBS 平台凱迪社區，艾曉明裸胸抗議圖片的首次曝光，獲得了超過 99% 的網民的共鳴，即對她表示讚賞、對被抗議的對象感到憤怒。在兩天內，發表抗議照片的網帖獲得 50,459 次點擊量及 587 條留言，之後，該條網帖被審查者刪除。^[28] 後來網上出現的相關帖子，要麼是稱讚艾曉明的行動正義、強力聲援，要麼

27. 關於「抗爭性交流」，請參考（Tilly, 1998）。

28. 原始論壇文章編號為 9250575。該文章不久後被網絡審查者刪除。請參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9250575>（獲取日期：2013年5月31日）。

是指責她的行為醜陋、博取眼球。總體而言，在凱迪社區當時就出現了言論與情緒的兩極化。

2. 推特：高度趨同的情緒表達

在推特上幾乎看不到對艾曉明裸胸照的批評言論。這說明在此平台上，對此抗議行為的相關情緒表達是高度聚合的。藝術家張瑞 (@thisisrui) 以艾曉明的抗議為題材創作油畫，將艾曉明刻畫為安祥、冷靜同時又反叛的女性。政治漫畫家巴丟草 (@badiuca) 則將艾曉明解讀為武裝起來的巾幗英雄，淡化處理了艾曉明的女性特質，作品中呈現的是一個充滿陽剛之氣和進攻性的「亞馬遜女戰士」版本艾曉明。在一些「推友」眼中，這張裸胸抗議照片是一個欠缺法治的國家裏，一名女性的反抗和掙扎。有些人因看到她的裸胸而感到不適，但仍然尊重她的行動。而據艾曉明說，大多數人都能「理解我在照片中要具體表達的東西。」還有不少網民回應艾曉明的抗議行動，也將自拍照發佈到網上。在比較了推特和微博的相關反響之後，一些原本猶疑的網民改變了看法：

@ K***f：說實話一開始俺對艾老師的身體抗爭是持保留態度的，不過看了這麼多理中客評論者的鬼腔調，俺堅定的支持並大讚艾老師的行為。親愛的艾曉明教授，俺和你一起對裝逼犯狠一句：你們給老子滾！能滾多遠滾多遠！^[29]

29. K***f，網絡來源：<https://twitter.com/tuiteguancha/status/341464340328742912>（獲取日期：2013年8月1日）。「理中客」是中國社交媒體上流行的一個名詞，用於形容這種網民：他們分析社會事件時，着重以不利於受害者的方式闡述細節，忽略事件所處的大背景、政治條件及其他關鍵證據。理中客往往倡導用專業詞彙、以「理性、中立、客觀」的態度來闡釋社會事件。

3. 微博上出現多元化聲音與情緒

相較於上述兩個社交媒體平台，儘管微博對艾曉明的裸胸照嚴格管控，但微博用戶的反應更加多元化，自相矛盾之處也較多。與一些推特用戶相似的是，很多微博用戶都將照片解讀為以悲情的方式來爭取社會聲援。與艾曉明共事過的人及她教過的學生也紛紛通過回顧與艾曉明的接觸來支持她。知名與不知名的網友們以詩歌聲援她。也有一名曾經是女權主義者、如今變為保守派「理中客」的網民對艾曉明提出質疑，指不確定艾的裸胸照是一個蒼白的抗議姿態還是一場吸引眼球的策劃。公共評論傾向聚焦在她的裸胸而不是她的抗議上，爭論的焦點是身為一名女教授該不該公然裸胸。網上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類：

- 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與專業主義：公眾需要看到的是學者的學術成就，而不是她的胸部。
- 規訓權力與年齡：公眾只對年輕女人的胸部感興趣，老女人就算了。
- 身體所有權與自治：只有她老公可以看到她的胸部，讓公眾看到裸胸無異於自辱門楣。

一些被刪除的微博帖文被轉載到推特或其他境外網站上。推特用戶@i***w轉發了一名微博網民的如下評論：

有人說，葉海燕掀起的開房潮娛樂化消費姦幼事件，這顯然忽視了中國公民政治抗議的權利被權力壓制得屍骨無存的現狀。當法律權利無法行使，甚至連自己的民意代表是誰都不知道，那麼基於道德權利的個人宣示便必要而正當，用身體髮膚作為抗議工具是弱者最後的自救。^[30]

30. W*w,「轉微博孫旭陽」網絡，<https://twitter.com/i/iw/w/status/340503421553610752>（獲取日期：2013年8月1日）。

一條被審查者刪除的微博信息在對抗微博審查的網站w上得以保留。該網友在5月31日呼籲發起行動：

@***：【向艾曉明教授致敬！】一張幾乎不能正視的圖，這些勇敢的中國母親，用最原始的身體語言，抗議對下一代的性暴力！那麼中國父親們，你們必須以更強硬的姿態站出來，斬殺伸向孩子的每一隻黑手！^[31]

網民們通過網絡平台互相聯繫並成為「朋友」，說明社交媒體的互動性能夠吸引具有某些特定的社會認知、關係和行為的用戶。通過電腦與網絡而產生的社會與情緒的互動，改變了人們對自身及其社會關係的看法。對道德的情感及認知在抗議運動中發生轉化。不同網絡平台上的網民對艾曉明抗議照片的反響是各不相同的。由於微博在設計上的彈性與互動性，加上推特在內地使用受到審查，微博上的意見、情緒的投射及社會關係顯然在普通網民中更有代表性，相較於推特上的論戰更有火藥味和矛盾性，顯示出官方對網民進行言論及行為審查的後果，也形成了一種相應的網絡社區文化，這一現象本身值得作為另一個研究話題。

增強社會性互動

艾曉明教授的裸胸抗議行動是過去幾年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縮影。她揭示了中國草根女性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及藝術表現形式，對社會關係中的性別問題發出抗爭的聲音。2013年10月11日，一年一度的「女權·行動藝術展」在開幕式當天即遭中國政府關閉。展覽的組織方隨即在微博上就此展開與公眾的對話。在一個壓抑的政治語境中，裸體挑戰了公眾的道德認知、當局的言論審查及維權者自己。本文據此反映了黨國體制內

31. ***，「向艾曉明教授致敬」網絡，<https://freeWeibo.com/Weibo/3584141419331297>（獲取日期：2013年8月1日）。

草根女權主義運動受到的局限、面對的機遇及具有的資源。這些女權主義者將她們僅有的可用資源——她們的身體、情感及網絡結合起來，醞釀出爭取社會公義的抗議行動。自從未成年賣淫行為於 1997 年首次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後，社會活動人士及學者一直為廢止第 360 條相關條款而奔走。隨着 2013 年發生了上述抗爭運動，中國人民最高法院宣佈支持修訂現行法律，尤其是要堵上兒童性侵犯的漏洞。目前，那些能夠「證明」對 14 歲以下未成年人付償接受「賣淫」服務的性侵者都能獲寬大處理，但政府仍未將立法的修訂提上日程。外國政府應當抓住每一次可能的機會，尤其是透過聯合國這一框架，對中國政府施壓來迫使其加強防範兒童性侵犯的立法和執法。絕不能再讓施害者利用兒童「知情權」這一匪夷所思的概念來逃避法律的制裁。要將犯罪者特別是涉案的官員繩之以法，讓中國人在掃除社會性別偏見的路上邁出一步。

防範跨國公司與中國當局在網絡審查技術方面的合作，促進網絡的自由與開放，讓中國人更容易獲得獨立的資訊，提升他們網上互動的能力。這種「互動」能夠加強各網民之間線上與線下的情感聯繫。這樣，群體性的言論與行動潛能就得以提高，並盡可能地影響政府決策。政府對群體言論和行動的關切度遠遠高於個體的政治批評。

美國、歐盟及其他國家/地區的援助項目應當聚焦在中國公民社會的賦權上，而不僅是在與官辦非政府機構的合作上，這樣才能對中國政策的改變有更大的促進。應該採取這樣一些步驟來改善中國的言論環境：開發開放的 VPN 和網絡代理工具；為鼓勵網絡互動和參與而提供培訓及建立關係；確認及資助線上及線下的社區組織；保護草根維權人士，特別是那些反抗集權國家政治鎮壓、勇敢地面對社會性別歧視的女權主義者們。